

逃離奧斯威辛

昔日童子軍的血腥回憶

▼奧斯威辛集中營第918號囚犯——卡齊米日·皮耶霍夫斯基



納粹瘋狂報復

皮耶霍夫斯基等四人逃跑後，納粹分子怒不可遏。

「當指揮官胡斯在柏林聽說有四名犯人逃跑了，他問：『他們怎麼他媽的開着我的車，穿着我們的軍裝，帶着我們的武器逃跑的？』他們無法相信，在他們看來沒長腦子的人居然能偷了那些東西跑掉。」

四人小組避開大路以防被抓，在林間小道上開了兩個小時車，到達牧師萊姆帕特的家鄉瓦多維采鎮（Wadowice）。然後他們扔下了車，徒步前行。累了就在樹林裡睡覺，並輪流站崗。萊姆伯特生病了，被託付給了一位教士，賈斯特回了華沙。皮耶霍夫斯基和本德拉在烏克蘭呆了一段時間，後來皮耶霍夫斯基返回波蘭，參加了波蘭「救國軍」，同納粹進行戰鬥。

作為報復，賈斯特的父母及萊姆帕特的母親被捕並死在了奧斯威辛，同時餘下的犯人承受了嚴重的後果。「我們逃走後一個月，納粹下了一道命令，每個犯人都必須紋身，紋上他們的囚號。納粹知道只要看到紋着的囚號，人們就會知道他們來自奧斯威辛——這是我們的逃跑導致的，其他集中營都不紋號。」

（英國《衛報》）

奧斯威辛集中營——納粹德國在波蘭南部建造的「死亡工廠」，曾以血腥和殘忍聞名於世。二戰期間曾有上百萬猶太人在這裡被德國法西斯送入毒氣室和焚屍爐。僅有幸運的144人通過各種辦法成功逃脫。卡齊米日·皮耶霍夫斯基就是其中一個。這位當年的童子軍，如今已經91歲高齡的波蘭老人，正通過各種方式，向世人講述他驚心動魄的逃命歷程。

1942年6月20號早上，守衛在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大門口的黨衛軍士兵給嚇壞了：魯道夫·胡斯（Rudolph Hoss）的車就在他面前。胡斯是這座臭名昭著的集中營的指揮官。車裡有四個全副武裝的黨衛軍，其中一個少尉正朝守衛大門的士兵大喊大叫。

「醒一醒，你這個混蛋！」少尉軍官用德語罵道：「快打開，要不我就把你的腦袋打開花！」衛兵嚇壞了，匆忙升起路障，讓這輛馬力十足的斯太爾220疾馳而去。

曾當童子軍 助其勇氣和力量

歷史過去了將近70年。2011年的某一天，一位91歲高齡的波蘭老者卡齊米日·皮耶霍夫斯基（Kazimierz Piechowski）正坐在童子軍的發源地——英國倫敦貝登堡之家侃侃而談自己過去的平凡經歷。他就是當年的「少尉」，其真實身份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第918號囚犯。69年前的那天，他和另外三名勇士穿着偷來的德國軍裝、開着偷來的汽車，成功地逃脫納粹魔窟。

至今，皮耶霍夫斯基仍會在夢中清楚地看到自己和同伴正渾身冒汗，臉色因害怕而變得灰白。他說他感謝少年時代在家鄉加入的童子軍，或許這是冥冥中的安排，給了他策劃逃跑行動的勇氣和力量。他說童子軍的座右銘「時刻準備着」（Be prepared）成了他年輕時候打破可怕命運的「救命稻草」。

皮耶霍夫斯基在波蘭小鎮特切夫（Tczew）度過了快樂的童年。他家屬於中產階級，父親在鐵路工作。1930年，10歲的皮耶霍夫斯基決定加入童子軍。當時波蘭剛於一戰後獨立，尤其強調愛國、堅韌和手足之情，童子軍這樣的組織十分受歡迎。

「我參加是因為我愛國。」他回憶道：「當我回到家，母親激動落淚，說，『我真高興你選擇了正確的道路。』」

19歲入集中營 目睹大屠殺

9年後的1939年，納粹侵略波蘭，視童子軍運動為民族主義的象徵，更是一種潛在的反抗力量。皮耶霍夫斯基說，「德國人在宣戰之後四天就抵達了我家鄉特切夫，他們朝童子軍開槍。」那些被捕和殺害的人中，就有皮耶霍夫斯基兒時的夥伴，這令19歲的他十分恐懼。「我知道，早晚我也會被殺死的，於是決定逃跑。」他試圖像其他童子軍一樣越過波蘭和匈牙利邊界，跑到法國，加入那裡的「解放波蘭」武裝力量，卻在邊境上被捕了。接下來的八個月裡，他被從一個監獄轉到另一個監獄，最後被送到了奧斯威辛。

皮耶霍夫斯基回憶道：「起初的三個月裡，我們全都沉浸在徹頭徹尾的恐懼之中。」但更糟糕的還在後頭。從1940年6月一直到1941年6月，黨衛軍樂此不疲地殺害囚犯——用警棍將他們毆打致死是解決集中營擁擠問題最簡單的辦法。飢餓、超乎想像的暴虐和體力勞動將集中營變成了人間地獄，所有這些今天都記錄在案。但是皮耶霍夫斯基記憶中的細節仍然令人震驚。囚犯們每人發一個勺子和一個錫碗——不僅用來吃飯喝水，還要在夜裡當尿盆用。

有時候，衛兵們僅僅為了獲得休假而殺人。他們會取下某個犯人的帽子扔到遠處，然後再命令他去撿回來。當犯人跑過去時，他們就朝他開槍，接着聲稱該犯人企圖逃跑被他們阻止，於是可以得到三天的休假。

曾有六個星期，皮耶霍夫斯基都被分派運送處決後的屍體。「死亡牆位於10號和11號樓之間。他們命令犯人排成隊，從背後朝他們頭部開槍。」隨後，就會有一堆脫光了衣服的屍體，由皮耶霍夫斯基抬着腳蹠，另一個人抬着胳膊，扔到手推車上，再送到焚屍爐去。「有時一天20具，有時100具甚至更多，有男人、女人，還有孩子。」

集中營的生活令人幾乎麻木，直到一位名叫本德拉（Bendera）的烏克蘭難友的名字出現在死亡名單上，皮耶霍夫斯基才萌生逃跑的念頭。

像奧斯威辛的許多波蘭童子軍一樣，皮耶霍夫斯基也參加了集中營裡的反抗運動。許多童子軍因為會說德語而有了用武之地，有些人甚至成了監獄小頭

▼「勿忘納粹暴行」，奧斯威辛集中營每年迎來絡繹不絕的參觀者



▲根據皮耶霍夫斯基的故事改編的電影《逃離》



▲皮耶霍夫斯基接受媒體採訪

目，可以接觸到犯人檔案。

假扮納粹軍官 終逃出生天

一天，本德拉來找皮耶霍夫斯基，說可以接觸到囚犯檔案的朋友告訴本德拉，他將會被德國人處死。

「那一刻我徹底絕望了。本德拉的命運肯定也是我的命運！」於是，逃跑的計劃萌發了。

本德拉是一位機械師，在集中營的汽修廠工作，因此他能搞到車。但他們被關在主營區——奧斯威辛一號，那裡的柵欄上有帶電的倒鉤，而且每隔幾米就有警衛看守。逃跑者必須穿過那扇惡名遠揚的大門，上面寫着「ARBEIT MACHT FREI」（勞動帶來自由），還要穿過集中營的外圍警戒。

幸運的是，皮耶霍夫斯基當時在倉庫區工作，那裡存放着衛兵們的軍裝和彈藥。他們大膽地決定化裝成納粹軍官出逃。為此他們吸收了一個名叫賈斯特（Jaster）的男童子軍和一個名叫萊姆伯特（Lempart）的牧師，組成一個四人小組，給他們驚心動魄的逃跑做偽裝。

1942年6月20號，大約進入奧斯威辛兩年之後，四人小組決定行動。他們推着一輛裝着廚房垃圾的手推車，開始朝「勞動帶來自由」大門走去。他們告訴門口的衛兵他們這個小組是去倒垃圾的，很幸運，他們順利出了主營區，向倉庫區走去。到了倉庫，他們迅速換上早已藏在那裡的軍官制服。同時本德拉用自備的鑰匙進了汽修廠，開了輛汽車過來。

本德拉選了輛斯太爾220，這是奧斯威辛最快的車，專門給指揮官胡斯配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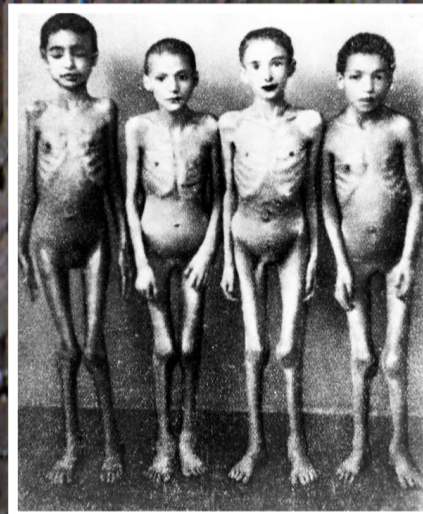
他們開到了大門口，一路上黨衛軍向他們敬禮，並高喊「希特勒萬歲」。但最大的考驗還在後頭。他們擔心最後一道障礙——需不需要提供通行證？他們決定由皮耶霍夫斯基假扮黨衛軍軍官，並且要演得逼真，好讓衛兵相信。

但是當他們朝路障開過去的時候，衛兵卻沒有動。「我們朝最後一道路障開過去，但它是落着的……還剩80米，還是落着……還剩60米，仍然落着。我看看我的朋友本德拉——他額頭上都是汗，臉色蒼白而緊張。我們剩20米就到了，可它依舊落着……」就在皮耶霍夫斯基茫然地盯着前方，不知所措時，本德拉停下了車。皮耶霍夫斯基感到肩膀被人捶了一下，是牧師萊姆伯特。「他小聲說：『卡齊米日，請做點什麼。』」

「這是最富戲劇性的一刻，我開始叫罵。」黨衛軍士兵服從了命令，汽車向着自由駛去。

他們四人成功逃出！成了逃出奧斯威辛集中營僅有的144人中的幾個。

▼奧斯威辛集中營中的孩子，被納粹用來做人體試驗



納粹廣設集中營 1200萬人死於魔窟

納粹集中營始建於希特勒上台不久的1933年3月，截至1945年5月初。大型集中營總共有26個，包括設在納粹德國本土的主集中營有10個，即達豪、布亨瓦爾特、薩克森豪森、拉芬斯布呂克、弗洛森堡等；設在波蘭的主集中營有7個，即奧斯威辛、馬伊達奈克、施圖特霍夫、華沙等；設在愛沙尼亞的主集中營有兩個，即韋瓦拉克和克盧加；設在拉托維亞的主集中營有一個，即薩拉斯皮爾斯；設在立陶宛的主集中營有兩個，即考恩、考那斯。此外，納粹還在荷蘭、法國、捷克、意大利等各有

一個集中營。

納粹集中營可以說是納粹暴政中最为黑暗、最為殘酷的一章。它是納粹分子殺害猶太人、吉卜賽人、蘇軍戰俘、抵抗運動成員和反法西斯人士最主要的一個途徑和場所。1942年夏天以來，集中營及其變種滅絕營、勞動營成為納粹當局實施「最後解決」的基本工具。在「二戰」中於歐洲死亡的4600萬軍民中，竟有1100萬至1200萬平民和戰俘死於各種各樣的納粹集中營，其中包括450萬猶太人和300多萬蘇軍戰俘。

（英國《衛報》）

「永遠快樂的童子軍」

皮耶霍夫斯基於戰後就讀於波蘭格但斯克技術學院，並成為一名工程師。但他的麻煩並沒有到此結束。當波蘭在1947年成了社會主義國家，他因曾在二戰中參加過從屬於波蘭流亡政府的「救國軍」而被判刑10年，並在獄中度過了7年。「當我終於出獄的時候，已經33歲了。我想，他們奪去了我的整個青春——我全部的青春時代。」

1989年波蘭政治體制瓦解後，皮耶霍夫斯基同妻子伊佳開始周遊世界，曾到過60多個國家。目前他們長住在格但斯克。關於自己的經歷，他寫了兩本書，他希望每一個人都不會忘記奧斯威辛曾經發生過什麼。

直到今天，他仍在世界各地向人們講述他的故事，有人問他介不介意再回憶恐怖的過去？他說：「我是一名童子軍，因此必須履行自己的職責——保持快樂。直到生命結束，我都將是一名童子軍。」

（英國《衛報》）



▲奧斯威辛集中營主大門，當年皮耶霍夫斯基和同伴從這裡越過第一道逃命關卡